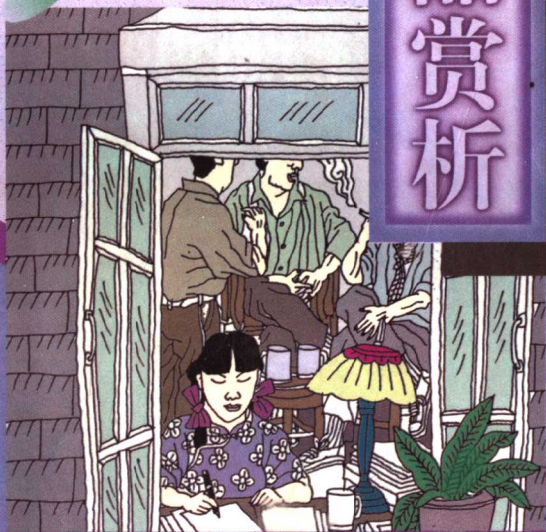




火鳳凰 22
青少年文庫

丁言昭 ● 选析

萧红作品赏析



现代文学读本

海南出版社

火凤凰青少年文库◇现代文学读本 22

萧红作品赏析

丁言昭 编撰◎导读

海南出版社

I206
1046

I206
1046

《火凤凰青少年文库·现代文学读本》

萧红作品赏析

丁言昭 选析

责任编辑:朱作霖

※

海南出版社出版发行

(570105. 海口市滨海大道华信路2号)

山东省新华书店图书音像批销中心经销

山东省莱芜市印刷厂印刷

1997年9月第一版 1997年9月第一次印刷

开本:787×1092mm 1/32 印张:38

字数:760千字 印数:1~10682

ISBN7-80590-130-9/Z·52

全辑六册总定价:46.00元

《火凤凰青少年文库》总序

我为什么要为青少年编书

◆陈思和

记得在“文革”的年月里，我在上海杨浦区的一所不著名的中学里混着，那时学校里提出要“复课闹革命”，可是也没有正儿八经的课可以上，同学们到教室里去坐一坐，聊一聊，已经算是很好的学生了。可是在地下，同学之间却流传着各种各样的图书，都是一些被撕了封面、插图上打了叉叉的破旧小说，还有手抄本。这些书在我们手里传来传去，囫囵吞枣地被议论着，消化着，从这里我开始知道巴尔扎克、托尔斯泰、大仲马和巴金。我和几位要好的同学（有男同学也有女同学）每天放学后就聚在一起，有时在操场上，有时在马路边，交流着刚刚看过的“资产阶级小说”的体会。现在想起来那些交流都近于胡说八道，可我们却谈得出神入化、如痴如醉，直到天全黑了才恋恋不舍地分手回家，然后匆匆吃过晚饭又进入下一轮

的阅读。我对文学和历史的兴趣，大约就是这样形成的。以后，由读文学作品慢慢发展到阅读各种文史著作，记得在1969年时我借到一本焦循的《孟子正义》，我那时因读毛泽东的诗词，对繁体字直排本都有相当的兴趣，于是也不管读得懂读不懂，竟一字一句地抄了几个月，成为我收藏的第一本手抄本。

就是这样开始的，在那个不提倡读书的年代里，我对学习产生了强烈的欲望。十四五岁的少年一切都在迅速地长大，身体在发育成长，欲望在不断滋生，心智也渐渐地成熟。过去只觉得是懵里懵懂地一天天打发日子，可是到了那个时候，一种强烈的时间感会刺激你、追逼你、让你感到空虚和焦虑。那时学校里根本学不到知识，可是我心里却紧张地感受到自己的年龄在一天天长，要变成“大人”了。在孩子的心目中，大人应该是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可是我明明白白地知道自己的无知无能。这种随年龄一天天增强的内心恐惧，只有靠拼命地求知才能把它抵消。前些日子我找旧东西时无意翻到一张当年的个人学习计划，第一句就写着自勉的话：我不能辜负自己的年龄。意思就是说，我不能让年龄白白地增长。于是我到处借来“文革”前中学各年级的课本，语文、数学、英语等等，几乎是见到什么就自学什么，连化学也自修到二年级，后来因为没条件自己做实验，才不得不停止学习。

大约就在那段时间里，我借到一套50年代的高中文学

课本。现在中学里只有语文课本，可我借到的确是“文学”课本，一共四册，第一册是先秦两汉文学，第二册是魏晋南北朝和唐宋文学，第三册是元明清文学，第四册是1949年以前的中国现代文学。第一篇课文是《诗经》的《关雎》，最后一篇是周立波的《暴风骤雨》片断，中国文学的代表作品都被选进去了；而且每一单元都有时代概述和文学史概述，每篇作品都有详细的注解，虽说是作品选，却给了你一个完整的文学史知识。后来我读大学中文系，上过专业的文学史课程，也读过各种文学作品的选本，知识面是扩大了許多，但对我影响最深，并成为我的文学史知识的基本功底的，仍然是那一套高中文学课本。可惜这套书后来不知流失到谁的手里，近几年来我愈来愈怀念这套课本，曾多方打听当年编选教材的情况。偶然在一次学生作文评奖的活动中遇到一位著名特级语文教师，我说起这套教材时她也深有同感，她告诉我这套教材是50年代教育改革时编的，但不久又被改掉了。她有一句话对我很有启发，她说，把文学作品仅仅作为语文教材是不够的，中学生的许多想象力就是靠文学艺术才激发起来的。是啊，读文学作品，当然应该弄清楚语词的含义和文法的规律，但更应该的是通过阅读，获得一种少年男女对美的感受，不仅是语言艺术的美感，还有透过语言艺术来获得人类几千年来代代相传的美好心灵美好感情的特殊感受。这是靠心灵对心灵的呼唤，靠感情对感情的激发，靠智慧对智慧的启迪，决不是简单的几句概念和几条定

律所能传授的。那位德高望重的老教师说她自己正是靠读文学作品成长为语文教师的，这也让我想起自己的成长经历，在失学的年代里唯一能照亮我的心灵的就是靠阅读大量中国的、外国的、古代的、现代的文学作品。我今天能够成为一名大学教师，不能不对滋养我心灵成长的文学作品怀有深深的感激。

我想少年男女的成长道路上必然会面对三个世界：现实世界、知识世界和心灵世界。现实世界就发生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包括我们每个人的生活环境、家庭环境和社会环境，我们通过生活实践来逐步了解它；知识世界是我们在学校里学到的文化科学知识，这些知识我们不可能都从实践中获得，所以需要通过教育来掌握；心灵世界最复杂，它包括个人的思想感情、道德品质、人格精神，也包括一些稍纵即逝的心理因素，有些人可能一辈子都不能了解自己的心灵，或者无法面对自己的心灵，而文学，是指引我们进入自己内心世界的最初向导，以后还可能通过文史哲学来求得。如果一个人生活很优越，知识也很丰富，但对自己的心灵世界却一无所知，这个人不能算是一个高尚的、健全的、丰富的、坚强的人，也不能成为一个有魅力的人。现在少年男女的生活学习条件与我在中学“混”的时期相比，无论生活条件还是学校教育制度，都不知要好多少倍，但是，心灵世界是否也很丰满呢？我常常接触一些同龄朋友，他们跟我一样在“文革”中度过青少年时期，没有机会受到良好教育，后来

也没有机会靠自学来发展自己，就这样平平庸庸地人到中年了，他们现在唯一的希望就是让自己的孩子多读书，读好书，去实现自己已经无法实现的人生理想。为了达到这一人生最后心愿，他们为自己的孩子安排了繁重的学习任务，除了学校里正常上课以外，晚上请家教，休息天上业余学校补课等等，孩子的作息时间安排得密密麻麻。这些孩子的生活条件都不错，功课多少也能长进一些，可是他们却失去了游戏的时间，幻想的时间，看闲书的时间，与其他同学交流的时间，甚至也没有了发泄青少年特有的苦恼的机会和时间。有一次我告诉一个孩子，我小时候经常爬在一棵桃树上，仰着脸，一面背书，一面看着天空怎么变换颜色。这位孩子像听神话一样，惊奇地问：什么是桃树？你怎么能爬上去？天空有什么看头？你妈妈不骂你？你为什么不做作业？这一连串的问题使我感到无从回答。

每每我将这种忧虑告诉那些做父母的朋友，他们大都同情我的说法，但又觉得现在的孩子学习不自觉，根本不能对他们放任自流。我没有从事过青少年教育工作，不知我的那些经验和想法是否都浪漫得过了头，但我总是不服气地想，你们根本不给孩子一些放松的机会，又怎么能知道他们学习不自觉呢？从青少年的全面成长角度说，无论如何应该给孩子一些自由的空间，让他们有时间和有条件面对自己的心灵世界，来逐渐地认识它和丰富它。所以我想为青少年编辑这套“火凤凰青少年文库”，就是想做这个尝试——替孩子们争取一点

课外阅读时间和提供一个小小的阅读空间,让孩子存放自己的感情和心灵。现在为青少年编的书有许多,可能各有各的特点。我对这套丛书的设计很简单,一是请有成就的专家学者为青少年编写普及读物,把我国的优秀文化遗产陆续介绍给青少年读者,让正在逐渐接受现实世界和知识世界的少年男女,将自己的心灵蓓蕾直接栽到人类优秀传统文化的土壤上,使心灵之花得以健康开放;二是为青少年读者提供一批有价值、可以经常放在书架上和床头边,像是一个好朋友一样随时可以交流心灵的读物。外国有类图书,叫作家庭常备读物,但不是那种家庭卫生、食谱之类的实用工具书,更不是为了应付考试的参考书,而是一些好的文学作品,尤其是少年读的小说。也就是说这类作品可供家庭里的一代代成员读下去,父母读过的书,还可以保留给孩子读,再留给孙子读……永远不会过时。我把这套书取名为“青少年文库”,也就是这个意思。

前几年我编辑了“火凤凰新批评文丛”和“火凤凰文库”两套丛书,一套是以博士生和青年学者为主的批评文集,一套是以著名学者、作家为主的纪实体散文,出版后都受到了大学生、研究生和广大读者的欢迎。现在我用“火凤凰”这个美丽的象征作为礼物送给广大青少年朋友,希望青年一代真的像火中的凤凰那样绚丽灿烂,凌空而上,成为真正无愧于我们这个世界的新一代。

1997年2月4日于上海黑水斋

前言

生死场 艰辛路

朋友，听到过萧红这个名字吗？她是中国现代著名的女作家。其实，她并不姓萧，姓张，叫张乃莹，生于1911年，辛亥革命发生的那年；病死于1942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的第二年。萧红是她的笔名。有位文学前辈曾把萧红的一生归纳为“生死场，艰辛路”，这是她在生活和创作上的真实写照。

在她短短的31年人生中，22年是在东北家乡度过的，1934年离开哈尔滨，辗转青岛、上海、北京、山西、武汉、重庆等地，最后客死香港，再也没回到过家乡。但这位来自呼兰河畔的东北姑娘，一刻也没忘记故乡的人、故乡的山、故乡的水，多少回梦回呼兰河，多少次遥望北方，故乡的一草一木萦绕在她的心头，倾注在她的笔头，流淌在稿纸上。

她在《给流亡异地的东北同胞书》中这样来描写家乡：“家乡多么好呀，土地是宽阔的，粮食是充足的，有顶黄的

金子，有顶亮的煤，鸽子在门楼上飞，鸡在鸣着。马群越着田野而来，黄豆像潮水似地在铁道上翻涌。”看吧，在她的笔底下，《生死场》诞生了，《商市街》问世了，《呼兰河传》出版了，还有《小城三月》、《手》、《牛车上》……这一部部佳作，写的都是东北，真是抒不完的故乡情。热烈的追忆往往能写出绝妙的传世之作，最熟悉的，不管多平凡，总是最亲切的，亲切的就可能产生出最好的作品来。如果你知道一些她的身世，再回过头来谈萧红的作品，你一定会觉得此话不假。

萧红诞生在一个封建地主家庭里，她在《呼兰河传》里反复地说：“我的家是荒凉的。”“我家的院子是荒凉的。”“我家院子是很荒凉的。”这里指的“荒凉”，是萧红自小失去父母之爱的一种比喻。她曾经这样写她的童年时代：“父亲常常为着贪婪而失掉了人性。他对待仆人，对待自己的儿女，以及对待我的祖父都是同样的吝啬而疏远，甚至于无情。”母亲重男轻女。对萧红很冷淡。她 10 岁时，母亲去世，父亲再娶，更使她觉得这个家庭的冷酷无情。只有在年老的祖父那里，她才尝到一点童年的欢乐。她喜欢跟祖父一起读唐诗，或在后花园里模仿祖父栽花种菜，有时也独自一个人去追逐蝴蝶、蜻蜓，捕捉蚂蚱，要不就摘小黄瓜吃，只有在这种时候，心境寂寞的萧红才显出儿童的天真活泼来。

萧红生性活泼，天资聪慧，在中学读书时，受几位老师的影响，对文学和绘画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参加绘画小组，阅读鲁迅等新文学作家的作品。

但是在那个年代，有多少姑娘成了封建买卖婚姻的殉葬品。同样的恶运也在等待着萧红，当时她正读着鲁迅的《伤

逝》和易卜生的《娜拉》，书中女主角的“越轨”行为，极大地刺激着萧红，她决定“逃婚”出走，离开“荒凉的家”，去寻找自由和幸福。但现实是严酷的，一个少女，要想在社会上落脚谋生，谈何容易！萧红过着漂泊生涯，终日流浪街头，寂寞窘困之极。但她始终不肯回去，她在《初冬》中说：“那样的家我是不能回去的，我不愿意受和我站在两端的父亲的豢养……”

萧红初涉人生，即被人骗，怀着身孕，在哈尔滨东兴旅馆当人质。幸亏在这时她结识了青年萧军，1932年发大水，萧军和朋友们乘机救出萧红，两萧开始了饥寒交迫的蜜月生活。这年冬天，两萧从欧罗巴旅馆迁居到南市街25号。萧红后来以这段真实的生活，创作了长篇散文《南市街》，再现了当时的生活场景。

1934年夏，萧军萧红为躲避日本及伪满当局的迫害，离开东北到了青岛。萧红在青岛完成了中篇小说《生死场》，不久就寄给了在上海的鲁迅先生。

萧红在1934年11月初到了上海，这是她短促生命中的大转折：鲁迅先生向这位在苦难的生活中磨练了22年的女作家伸出了温暖而有力的手。从1934年10月至1936年2月，鲁迅给萧红萧军的信多达54封。为了帮助萧红认识上海错综复杂的社会生活，不致迷失方向，鲁迅还特地宴请两萧，席间向萧红介绍了茅盾、聂绀弩、叶紫等文艺界朋友。鲁迅为萧红看稿、作序，并把作品推荐给《太白》等刊物。萧红的进步和成长是与鲁迅的帮助鼓励分不开的。

萧红和萧军到上海后，分别出版了《生死场》和《八月的乡村》，成了文坛上瞩目的一对文学夫妇，事业上成功了，

感情上却出现了裂痕，萧红决定东渡日本，暂且休养一阵，两萧就像一对小刺猬，近了，彼此刺得发痛，远了，又感到孤单，萧红在日本只待了半年，就匆匆赶回上海。

抗日战争爆发后，萧红与萧军、端木蕻良、艾青等同赴山西临汾民族革命大学任教。国家处在生死危急时刻，两萧的关系也陷于崩溃之际，终于他俩分手了。1938年初夏，萧红与端木蕻良结合，去了武汉、重庆。1940年春，萧红同端木蕻良乘飞机去香港。1942年1月22日病逝于香港。1958年8月萧红墓迁到广州，葬在银河公墓。

萧红为我们留下了近百万字的作品，有小说、散文、戏剧、诗歌等。她的成名之作是中篇小说《生死场》，当时她才22岁。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占了我们东北，东北人民奋起抗战，狠狠打击侵略者。萧红亲眼目睹了这些情景，朴素的爱国心使她挥笔写作。她以“女性作者的细致”观察到，“在农村，人和动物一起忙着生，忙着死”。“大片的村庄，生死轮回着和10年前一样”。在这片荒芜的大地上，沦于奴隶地位的被剥削、被压迫、被辗转……的东北人民，每年、每月、每日、每时、每刻……在生与死两条界限上辗转着，挣扎着，或者悄然地死去，或者是浴血斗争着……

萧红对于在旧中国农村遭受苦难最深重的妇女寄予了无限的同情，在《生死场》里，主要描写的有老农妇王婆、贫农少女金枝、贫农少妇月英和傻女人麻脸婆。这些性格、年龄各异的妇女都有自己一部辛酸的血泪史，她们谁也摆脱不了悲惨的命运，在进行“死的挣扎”。作者又以“越轨的笔致”，毫不隐晦地揭示，造成北方人民痛苦生活的根源就

是封建地主和日本侵略者，进而塑造了以李青山为首的觉醒的劳动人民形象，表现北方人民“生的坚强”。他们痛恨日本侵略者的破旗，把宣传王道的“纸片”“丢在脚下来覆的乱踏”。他们不屈服，他们要反抗。李青山、王婆等秘密组织起来，举行庄严的典礼，悲壮地宣誓：我们“要中国旗子”，“不当亡国奴，生是中国人，死是中国鬼”。为了不当亡国奴，“就是把我们的脑袋挂满了整个村子所有的树梢也情愿”，“千刀万剐也愿意”。真是一幅东北人民决心以鲜血和生命捍卫民族利益的动人图景。

《生死场》出版后，鲁迅称这部小说为“力透纸背”之作，并且在看完小说稿后，立即写信给萧红，信中说：“……做得好的——不是客气话——充满着热情，和只玩些技巧的所谓‘作家’的作品大两样。”评论家胡风看了《生死场》，在《读后记》中说：“使人兴奋的是，这本不但写出了愚夫愚妇的悲苦烦恼，而且写出了蓝空下的血迹模糊的大地和流在那模糊的血土上的铁一样重的战斗意志的书，却是出自一个青年女性的手笔。在这里我们看到了女性的纤细的感觉，也看到了非女性的雄迈的胸境。”从此，萧红的名字渐为世人所熟知，奠定了她在中国文坛的地位。

萧红写过不少小说，对如何写小说，有着自己独特的见解。有一次她与朋友聊天时，说：“有一种小说学，小说有一定的写法，一定要具备某几种东西，一定写得像巴尔扎克或契河甫的作品那样。我不相信这一套，有各式各样的作者，有各式各样的小说。若说一定要怎样才算小说，鲁迅的小说有些就不是小说，如《头发的故事》、《一件小事》、《鸭的喜剧》等等。”（聂绀弩：《萧红选集序》）

萧红的小说确实没有“一定的写法”。没有曲折完整的情节，也不严格围绕人物的性格组织起承转合的矛盾冲突，往往以感情的起伏脉络为主线贯穿事件的断片或生活场景，形成一种自然流动的小说结构。说得通俗一些，是跟着感觉走。她的《呼兰河传》、《马伯乐》等都属于这种亦诗亦画的散文风格。

《呼兰河传》中最著名的是第一章第八节中描写火烧云的那个片断，自五十年代起，一直被列入大陆小学课本。

“晚饭一过，火烧云就上来了，照得小孩子的脸是红的。把大白狗变成红色的狗了。红公鸡就变成金的了。黑母鸡变成紫檀色的了……这地方的火烧云变化极多，一会红堂堂的了，一会金洞洞的了，一会半紫半黄的，一会半灰半百合色。葡萄灰、大黄梨、紫茄子，这些颜色天空上边都有。”在萧红的笔下，大自然的宏伟气象，太空中肃穆深邃的神韵，晚霞绮丽浓艳的光线，云海变幻诡谲的景色，都瞬息万变地呈现出来。

在萧红的小说里到处可以寻到这样一幅幅动人的风俗画：“茄子就和紫色成串的铃铛一样，挂满了王阿嫂的前檐；就连用柳条辫成的短墙上也挂满了紫色的铃铛。”（《王阿嫂的死》）。刘成的爹“拖着鞋，头上没有帽子，鼻涕在胡须上结起网罗似的冰条来，纵横的网罗着胡须”（《看风筝》）。长青家的“豆油灯像在打寒颤似的火苗哆嗦着”（《夜风》）。

萧红的散文似乎比小说更感人，而她写得成功的小说，在写法上往往也都带有散文的特点。如《广告副手》、《小黑狗》、《红的果园》、《家族以外的人》等，很难确切地断定它们究竟是小说还是散文，因此，小说散文互见，便构成了萧

红作品的特点。

在萧红的散文中，最有代表性的当推《商市街》这部作品。她的大部分散文都具有明显的自传性质，而《商市街》是最有系统性，也最完整。40篇散文“是一点不折不扣的生活记录”（萧军：《商市街·读后记》）。作者真实地絮说自己的窘困和周围的一切。她在很多篇章中，都有对于饥饿的描写，因为她以病弱之身，常常是一人困守愁城，饥肠辘辘地盼着外出寻找职业的萧军归来。她描写自己在雪天里饿得像“一架完全停止了了的机器”；写了一个提篮卖面包的人对她产生的诱惑，她写了“带来诱人的麦香”的面包怎样吸引她，但是“挤满面包的大篮子又等在过道，我始终没推开门，门外有别人在买，即使不开门，我也好像嗅到麦香。对面包，我害怕起来，不是我想吃面包，怕是面包要吞了我。”当她饿得实在受不了时，甚至幻想“桌子可以吃吗？草褥子可以吃吗？”

萧红中学时喜欢鲁迅的《野草》，后来又读过《零露集》，内中收有普希金、莱蒙托夫等人的佳作，无疑这些作品给她有潜移默化的影响，每个作家，由于家庭背景、文化氛围、地域影响的不同，形成自己的风格，在《商市街》中，流露着她独具的自然、淳朴、清新、明丽的艺术风格。

海外有一位女作家创造了一个新名词，叫“文学女人”，指的是内心细致敏锐，感情和幻想都特别丰富，格外多愁善感，刻意出尘拔俗，因沉浸于文学创作太深，以致把日常生活与小说情节融成一片，梦和现实真假不分的女作家——多半是才华出众的才女。三毛、吉苓是这样，萧红更是属于这种标准的文学女人。

萧红的一生一直是在苦海翻滚，渴望爱与被爱。追求真挚的爱，她勇往直前，不管别人怎么看她，坚持找寻她所要的。在当今西方社会里的男女关系，讲究敢爱敢恨，自由得几可达到随心所欲的程度。但在萧红生活的那个年代，几乎是天方夜谭，像萧红这样的女性可说是凤毛麟角。

萧红留下的作品很多，有小说、散文、诗歌、戏剧、书信等，因篇幅有限，本书只选了她一些有代表性的作品，如长篇小说《生死场》，短篇小说《小城三月》，散文《商市街》中的几个片断，《回忆鲁迅先生》，诗歌《春曲》、《苦杯》。朋友如果读完此书，余兴未尽，可把《萧红全集》和一些单行本找来阅读。

1992年6月4日 初稿

1992年7月23日 二稿

1992年8月20日 三稿